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四 青四

宋 沙 門 道 原 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八世七十四人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法嗣七人見錄

金陵清涼文益禪師 青四 襄州清谿洪進禪師

金陵清涼休復禪師 撫州龍濟紹修禪師

杭州天龍寺秀禪師 潞州延慶傳殷禪師

衡嶽南臺守安禪師

福州僊宗契符大師法嗣二人見錄

福州僊宗洞明大師 泉州福清行欽禪師

杭州天龍重機大師法嗣一人見錄

高麗雪嶽令光禪師

婺州國泰瑠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婺州齊雲寶勝禪師

福州昇山白龍道希禪師法嗣五人見錄

福州廣平玄旨禪師 福州白龍清慕禪師

福州靈峯志恩禪師 福州東禪玄亮禪師

漳州報劬玄應禪師

泉州招慶法因大師法嗣七人 六人見錄

泉州報恩宗顯大師 金陵龍光澄忙禪師

永興北院可休禪師 郴州太平清海禪師

連州慈雲慧深大師 郢州興陽道欽禪師

漳州保福清谿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婺州報恩寶資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處州福林澄和尚

處州翠峯從欣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處州報恩守真禪師

襄州鷲嶺明遠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襄州鷲嶺第二世通和尚

杭州龍華志球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仁王院俊禪師

漳州保福可儔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漳州隆壽無逸禪師

漳州延壽寺慧輪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廬山歸宗道詮禪師 漳州龍興裕禪師

韶州白雲祥和尚法嗣六人見錄

韶州大歷和尚 連州寶華和尚

韶州月華和尚 南雄州地藏和尚

英州樂淨舍匡禪師 韶州後白雲和尚

朗州德山緣密大師法嗣二人見錄

漳州鹿苑文襲禪師 澧州藥山可瓊禪師

西川青城香林澄遠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灌州羅漢和尚

襄州洞山守初禪師法嗣

漳州道崧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鄂州黃龍晦機禪師法嗣九人七人見錄

洛京紫蓋善沼禪師 眉州黃龍繼達禪師

棗樹第二世和尚

興元府玄都山澄和尚

嘉州黑水和尚 鄂州黃龍智顯禪師

眉州福昌達和尚

常州慧山然和尚  
洪州雙嶺悟海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  
緣語句不錄

三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法嗣六人五人見錄

處州報恩契從禪師 婺州普照瑜和尚

婺州雙谿保初禪師 處州涌泉究和尚

衢州羅漢義和尚

福州興聖調和尚一  
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朗州大龍山智洪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大龍山景如禪師 大龍山楚勛禪師

興元府普通院從善禪師

襄州白馬行靄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白馬智倫禪師

安州白兆山懷楚禪師法嗣三人見一人錄

唐州保壽匡祐禪師

新州自南禪師  
果州永慶院繼勳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  
緣語句不錄

襄州谷隱智靜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谷隱知儼禪師 襄州普寧法顯禪師

廬山歸宗弘章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東京普淨院常覺禪師

鳳翔府紫陵微禪師法嗣

鳳翔府大朗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新開和尚

襄州石門山慧徹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石門山紹遠禪師 鄂州靈竹守珍禪師

洪州同安志和尚法嗣二人見一人錄

朗州梁山緣觀禪師

陳州靈通和尚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襄州廣德延和尚法嗣一人見錄

廣德周禪師

益州淨衆寺歸信禪師法嗣

漢州靈龕山和尚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隨州護國知遠禪師法嗣

東京開寶常普大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八世

前漳州羅漢桂琛禪師法嗣

昇州清涼院文益禪師餘杭人也姓魯氏七

歲依新定智通院全偉禪師落髮弱齡稟具

於越州開元寺屬律匠希覺師盛化于明州

鄞山育王寺師往預聽習究其微旨復傍探

儒典遊文雅之場覺師目爲我門之游夏也師以玄機一發雜務俱捐振錫南邁抵福州長慶法會雖緣心未息而海衆推之尋更結侶擬之湖外既行值天雨忽作溪流暴漲暫寓城西地藏院因參琛和尚琛問曰上座何往師曰遷迤行脚去曰行脚事作麼生師曰不知曰不知最親切師豁然開悟與同行進山主等四人因投誠咨決悉皆契會次第受記各鎮一方師獨於甘蔗洲卓庵因議留止進師等以江表叢林欲期歷覽命師同往至臨川州牧請住崇壽院初開堂日中坐茶筵未起四衆先圍繞法座時僧正白師曰四衆已圍繞和尚法座了師曰衆人却參真善知識少頃陞座大衆禮請訖師謂衆人既盡在此山僧不可無言與大衆舉一古人方便珍

青四

五

重便下座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好問著僧方申問次師曰長老未開堂不答話子方上座自長慶來師舉先長慶稜和尚偈而問曰作麼生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子方舉拂子師曰恁麼會又爭得曰和尚尊意如何師曰喚什麼作萬象曰古人不撥萬象師曰萬象之中獨露身說什麼撥不撥子方豁然悟解述偈投誠自是諸方會下有存知解者翕然而至始則行行如也師微以激發皆漸而服膺海參之衆常不減千計師上堂大衆立久乃謂之曰只恁麼便散去還有佛法也無試說看若無又來這裏作麼若有大市裏人聚處亦有何須到這裏諸人各曾看還源觀百門義海華嚴論涅槃經諸多策子阿那箇教中有這箇時節若有試舉看莫是恁麼經裏有恁

麼語是此時節麼有什麼交涉所以微言滯於心首嘗爲緣慮之場實際居於目前翻爲名相之境又作麼生得翻去若也翻去又作麼生得正去還會麼莫只恁麼念策子有什麼用處僧問如何披露即得與道相應師曰汝幾時披露即與道不相應問六處不知音時如何師曰汝家眷屬一羣子師又曰作麼生會莫道恁麼來問便是不得汝道六處不知音眼處不知音耳處不知音若也根本是有爭解無得古人道離聲色著聲色離名字著名字所以無想天修得經八萬大劫一朝退墮諸事儼然蓋爲不知根本真實次第修行三生六十劫四生一百劫如是直到三祇果滿他古人猶道不如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又道彈指圓成八萬門刹那

滅却三祇劫也須體究若如此用多少氣力僧問指即不問如何是月師曰阿那箇是汝不問底指又僧問月即不問如何是指師曰月曰學人問指和尚爲什麼對月師曰爲汝問指江南國主重師之道迎入住報恩禪院署淨慧禪師師上堂謂衆曰古人道我立地待汝觀去山僧如今坐地待汝觀去還有道理也無那箇親那箇踈試裁斷看問洪鍾纔擊大眾雲臻請師如是師曰大眾會何似汝會問如何是古佛家風師曰什麼處看不足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即得與道相應師曰取舍之心成巧僞問古人傳衣當記何人師曰汝什麼處見古人傳衣問十方賢聖皆入此宗如何是此宗師曰十方賢聖皆入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方便呼爲佛問聲色兩

字什麼人透得師却謂衆曰諸上座且道這箇僧還透得也未若會此問處透聲色即不難問求佛知見何路最徑師曰無過此問瑞草不凋時如何師曰謾語問大衆雲集請師頓決疑網師曰寮舍內商量茶堂內商量問

十四

十五

雲開見日時如何師曰謾語真箇問如何是沙門所重處師曰若有纖毫所重即不名沙門問千百億化身於中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總是問簇簇上來師意如何師曰是眼不是眼問全身是義請師一決師曰汝義自破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流出慈悲喜捨問百年暗室一燈能破如何是一燈師曰論什麼百年問如何是正真之道師曰一願也教汝行二願也教汝行問如何是一真之地師曰地則無一真曰如何卓立師曰轉無交涉問

如何是古佛師曰即今也無嫌處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師曰步步踏著問古鏡未開如何顯照師曰何必再三問如何是諸佛玄旨師曰是汝也有問承教有言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如何是無住本師曰形與未質名起未名問亡僧衣衆僧唱祖師衣什麼人唱師曰汝唱得亡僧什麼衣問蕩子還鄉時如何師曰將什麼奉獻曰無有一物師曰日給作麼生師後遷住清涼上堂示衆曰出家人但隨時及節便得寒即寒熱即熱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古今方便不少不見石頭和尚因看肇論云會萬物爲己者其唯聖人乎他家便道聖人無已靡所不已有一片言語喚作參同契末上云竺土大僊心無過此語也中間也只隨時說話上座今欲會萬物爲己

去蓋爲大地無一法可見他又囑人云光陰莫虛度適來向上座道但隨時及節便得若也移時失候即是虛度光陰於非色中作色解上座於非色中作色解即是移時失候且道色作非色解還當不當上座若恁麼會便是沒交涉正是癡狂兩頭走有什麼用處上座但守分隨時過好珍重問如何是清涼家風師曰汝到別處但道到清涼來問如何得諸法無當去師曰什麼法當著上座曰爭奈日夕何師曰閑言語問觀身如幻化觀內亦復然時如何師曰還得恁麼也無問要急相應唯言不二如何是不二之言師曰更添些子得麼問如何是法身師曰這箇是應身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我向汝道是第二義師問修山主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兄作麼生會

十四

修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師曰恁麼會又爭得修曰和尚如何師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修便禮拜東禪齊拈云山主恁麼抵對爲什麼道便得去且道疑能任什麼處若看得透道上座有來由師與悟空禪師向火拈起香匙問悟空云不得喚作香匙

兄喚作什麼悟空云香匙師不肯悟空却後

二十餘日方明此語東禪齊拈云叢林中總此語若恁麼會還夢見也未除此外別作麼生會法眼意上座既不喚作香匙喚作什麼別下一轉子看要因僧齋前上參師以手指

知上座平生眼齊拈因僧齋前上參師以手指

簾時有二僧同去捲簾師曰一得一失東禪齊拈

云上座且作麼生會有云爲伊不明旨便去捲簾亦有道指者即會不指而去者即失恁麼會還不可不許恁麼會

目問上座阿那箇得阿那箇失因雲門問僧

什麼處來云江西來雲門云江西一隊老宿

寢語住也未僧無對僧問師不知雲門意作

麼生師曰大小雲門被這僧勘破師問僧什

麼

麼處來曰道場來師曰明合暗合僧無語師  
 令僧取土添蓮盆僧取土到師曰橋東取橋  
 西取曰橋東取曰是真實是虛妄師問僧什  
 麼處來曰報恩來師曰眾僧還安不曰安師  
 曰喫茶去師問僧什麼處來曰泗州禮拜大  
 聖來師曰今年出塔否曰出師却問傍僧曰  
 汝道伊到泗洲不到師問寶資長老古人道  
 山河無隔礙光明處處透作麼生是處處透  
 底光資曰東畔打羅聲歸宗柔別云和尚礙礙師指竹  
 問僧還見麼曰見師曰竹來眼裏眼到竹邊  
 僧曰總不恁麼法燈別云當時但擊眼向師歸宗別云和尚只是不信某  
 甲有俗士獻師畫障子師看了明曰汝是手  
 巧心巧曰心巧師曰那箇是汝心俗士無對  
歸宗代云某甲今日却成容易僧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森  
 羅萬象曰如何是第一月師曰萬象森羅師

緣被於金陵三坐大道場朝夕演旨時諸方  
 叢林咸遵風化異域有慕其法者涉遠而至  
 玄沙正宗中興於江表師調機順物斥滯磨  
 昏凡舉諸方三昧或入室呈解或叩激請益  
 皆應病與藥隨根悟入者不可勝紀以周顯  
 德五年戊午七月十七日示疾國主親加禮  
 問閏月五日剃髮沐身告眾訖跏趺而逝顏  
 貌如生壽七十有四臘五十四城下諸寺院  
 具威儀迎引公卿李建勳已下素服奉全身  
 於江寧縣丹陽鄉起塔謚大法眼禪師塔曰  
 無相嗣子天台山德韶吳越國師文遂江南國師慧  
 炬高麗國師等一十四人先出世並為王侯禮重  
 次龍光泰欽等四十九人後開法各化一方  
 如本章叙之後因門人行言署玄覺導師請  
 重謚大智藏大導師三處法集及著偈頌真

讚銘記詮注等凡數萬言學者繕寫傳布天下

襄州清谿山洪進禪師曾住都州谷口在地藏時居

第一座一日有二僧禮拜地藏和尚曰俱錯

二僧無語下堂請益修山主修曰汝自巍巍

堂堂却禮拜擬問他人豈不是錯師聞之不

肯修乃問曰未審上座作麼生師曰汝自迷

暗焉可爲人修憤然上法堂請益地藏地藏

指廊下曰典座入庫頭去也修乃省過又一

日師問修山主曰明知生不生性爲什麼爲

生之所留修曰筭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篾使

還得麼師曰汝向後自悟去曰紹修所見只

如此上座意旨如何師曰這箇是監院房那

箇是典座房修禮謝師住後有僧問衆盲摸

象各說異端忽遇明眼人又作麼生師曰汝

但舉似諸方師經行次衆僧隨從乃謂衆曰

古人有什麼言句大家商量時有從倚上座

出衆擬問次師曰這勿毛驢猗渙然省悟猗後

住天昇州清涼院休復悟空禪師北海人姓王氏

幼出家十九納戒嘗自謂曰苟尚能詮則爲

滯筏將趣凝寂復患墮空既進退莫決捨二

何之乃參尋宗匠緣會地藏和尚法眼章後

繼法眼住撫州崇壽甲辰歲江南國主創清

涼大道場延請居之上堂示衆曰古聖纔生

下便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

獨尊他便有這箇方便奇特只如諸上座初

生下時有箇什麼奇特試舉看若道無即對

面諱却若道有又作麼生通得箇消息還會

麼上座幸然有奇特事因什麼不知去珍重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衆生曰還肯也無  
師曰虛施此問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道  
此土還有麼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曰珍重  
問如何是道師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  
僧禮拜師曰莫錯會問如何是一塵入王受  
師曰色即空曰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曰空  
即色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悟空一句師曰  
兩句也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什麼百鳥啣  
華師曰未見四祖曰見後爲什麼不啣華師  
曰見四祖問如何是自己事師曰幾處問人  
來問古人得箇什麼即便休歇去師曰汝得  
箇什麼即不休歇去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  
師曰千般比不得萬般況不及曰請和尚道  
師曰古亦有今亦有問如何是亡僧面前觸  
目菩提師曰問取觸髅後人問如何是諸佛

本源師曰汝喚什麼作諸佛問兩華動地始  
起雷音未審和尚此日稱揚何事師曰向上  
座道什麼曰恁麼即得遇清涼也師曰實即  
得問毒龍奮迅萬象同然時如何師曰你什  
麼處得這箇問頭師平日居方丈唯毳一屨  
每晒同參法眼多爲偈頌晉天福八年癸卯  
十月朔日遣僧徃報恩院命法眼禪師至方  
丈囑付又致書辭國主取三日夜子時入滅  
國主屢遣使候問令本院至時擊鍾及期大  
衆並集師端坐警衆曰無棄光影語絕告寂  
時國主聞鍾登高臺遙禮清涼深加哀慕仍  
致祭茶毗收舍利建塔  
撫州龍濟山主紹修禪師初與大法眼禪師  
同參地藏所得謂已臻極暨同辭至建陽途  
中譚次法眼忽問曰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

身是撥萬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萬象法眼  
曰說什麼撥不撥師懵然却迴地藏地藏問  
曰子去未久何以却來師曰有事未決豈憚  
跋涉山川地藏曰汝跋涉許多山川也還不  
惡師未喻旨乃問曰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  
身意旨如何地藏曰汝道古人撥萬象不撥  
萬象師曰不撥地藏曰兩箇也師駭然沉思  
而却問曰未審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地藏  
曰汝喚什麼作萬象師方省悟再辭地藏覲  
于法眼法眼語意與地藏開示前後如一故  
法眼先住撫州崇壽大振宗風師後居龍濟  
山不務聚徒而學者奔至師上堂示衆曰具  
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  
聖人若會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此  
兩語一理二義若人辨得不妨於佛法中有

箇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疑問見色便見心  
露柱是色如何是心師曰幸然未會且莫詐  
明頭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汝恁問不妨出  
得三界問當陽舉唱誰是委者師曰非汝不  
委問如何是萬法主師曰喚什麼作萬法問  
教云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彌如何是須彌  
師曰穿破汝心曰如何是芥子師曰塞却汝  
眼曰如何納師曰把將須彌與芥子來曰前  
言何在師曰前有什麼言師有時示衆曰聲  
色不到病在見聞言詮不及過在唇舌僧問  
離却聲色請和尚道師曰聲色裏問將來問  
如何是學人心師曰阿誰恁麼問問劫火洞  
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還壞也無師曰不壞  
曰爲什麼不壞師曰同於大千問如何是觸  
目菩提師曰特地令人愁問如何是西來意

師曰待汝問西來意我即向汝道問巨夜之中以何爲眼師曰暗問纖毫不隔爲什麼覷之不見師曰作家弄影漢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照破天地曰磨後如何師曰黑似漆問如何是普眼師曰纖毫覷不見曰爲什麼

覷不見師曰爲伊眼太大問如何是大敗壞底人師曰劫壞不曾遷曰此人還知有佛法也無師曰若知有佛法渾成顛倒曰如何得不顛倒師曰直須知有佛法曰如何是佛法師曰大敗壞問如何是學人常在底心師曰還曾問荷玉麼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會夏末問曹山師著偈頌六十餘首及諸銘論羣經略要等並行于世

杭州天龍寺秀禪師先住歲豐師上堂謂衆曰諸上座多少無事十二時中在何世界安身立

命且子細點檢看何不覓箇歇處因什麼却與別人點檢若恁麼去早落第二頭也特有僧問承師有言恁麼去早落第二頭學人總不恁麼上來師如何辨白師曰汝却作家曰恁麼即今日得遇於師也師曰汝且莫詐明

頭問承古有言二人俱錯未審古人意旨如何師曰汝何人自檢責曰恁麼即人天有賴也師曰汝不妨靈利本國署清慧大師

潞州延慶院傳殷禪師僧問見色便見心燈籠是色那箇是心師曰汝不會古人意曰如

何是古人意師曰燈籠是心問若能轉物即同如來未審轉什麼物師曰道什麼僧擬進語師曰這漆桶

衡嶽南臺守安禪師初住江州悟空院有僧問人人盡有長安路如何得到師曰即今在

什麼處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什麼意問  
如何是本來身師曰是什麼身問寂寂無依  
時如何師曰寂寂底你師因有頌曰

南臺靜坐一爐香 亘日凝然萬慮忘  
不是息心除妄想 都緣無事可思量

前福州僊宗契符清法大師法嗣

福州僊宗洞明真覺大師僧問拏雲不假風  
雷便濬浪如何透得身師曰何得棄本逐末  
泉州福清廣法大師行欽初住雲臺院師上  
堂謂衆曰還有人鑿得出麼若有人鑿得是  
什麼湖裏破草鞋若也鑿不出落地作金聲  
無事久立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上  
座大家道取問如何是譚真逆俗師曰客作  
漢問什麼曰如何是順俗違真師曰喫茶去  
問如何是然燈前師曰然燈後曰如何是然

燈後師曰然燈前曰如何是正然燈師曰喫  
茶去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汝問我答師問  
僧汝念什麼經曰法華經師曰彼此話墮

前杭州天龍重機大師法嗣

高麗雪嶽令光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分明記取問如何是諸法之根源師曰  
謝指示

前婺州國泰瑫禪師法嗣

婺州齊雲寶勝禪師僧問如何是齊雲境師  
曰龍潭徹底清烏龜得繼名曰莫青四即這箇便十六

是麼師曰道高龍虎伏八僊連太平問如何  
是齊雲水師曰龍潭常徹底擬問即波瀾曰  
莫只這箇便是麼師曰古殿無香煙誰人辨  
清濁曰未審深深處如何師曰闍黎欲識深  
深處直須脚下絕雲生

前福州昇山白龍院道希禪師法嗣

福州廣平玄旨禪師曾住黃檗上堂示衆曰  
還有人證明麼若有人證明亦免孤負上祖  
埋沒後來若是尋言數句大藏分明若是祖  
宗門中怪及什麼處恁麼道亦是傍瞥之辭  
僧問如何是廣平境師曰地擎名山秀谿連  
海水清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汝問我答問  
如何是法身體師曰廓落虛空絕玷瑕曰如  
何是體中物師曰一輪明月散秋江曰未審  
體與物分不分師曰適來道什麼曰恁麼即

不分也師曰穿耳胡僧笑點頭

福州昇山白龍清慕禪師僧問如何是白龍  
密用一機師曰汝每日用什麼曰恁麼即徒  
勞側聆師便喝出問一切衆生日用而不知  
如何是日用底師曰別抵對你爭得問不責

十四

十七

上來聲前一句請師道師曰莫是不辨麼

福州靈峯志恩禪師僧問如何是吹毛劒師  
曰我進前汝退後曰恁麼即學人喪身命去  
也師曰不打水魚自驚問如何是佛師曰更  
是阿誰曰既然如此爲什麼迷妄有差殊師  
曰但自不亡羊何須泣岐路問如何是靈峯  
境師曰萬疊青山如釘出兩條綠水若圖成  
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明明密密密明明  
福州東禪玄亮禪師僧問本無迷悟爲什麼  
却有衆生師曰話墮問祖祖相傳傳法印師  
今繼嗣嗣何方師曰特謝證明曰恁麼即白  
龍當時親受記今日應聖度迷津師曰汝莫  
錯認定盤星

漳州報劬院玄應定慧禪師泉州晉江縣人  
也姓吳氏幼出家於本州開元寺九佛院稟

具探律乘閱大藏終秩乃之福州謁白龍希和尚印可心地却歸本州清谿會清谿長老罷唱保福庵于貴湖一見以同道相契豁命檀信於庵之西青陽山創室請師宴處二十餘載開寶三年屬泉州帥陳洪進仲子文顯任漳州刺史於水南創大禪苑曰報劬屢請師住持固辭不往師之兄仁濟爲軍校文顯因遣仁濟入山迷意勤懇師不得已出山時參學四集僅千五百人隨從入院大啓法筵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如何是第一義曰學人請益師何以倒問學人師曰汝適來請益什麼曰第一義師曰汝謂之倒問耶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今夏堂中千五百僧陳帥以師之道德聞于太祖皇帝賜紫衣師號開寶八年將順世先七日遺書辭陳守仍示

青四

十八

一偈曰

今年六十六 世壽有延促 無生火熾然

有爲薪不續 出谷與歸源 一時俱備足

及期日誠諸門人吾滅後不得以喪服哭泣

有亂規矩言訖坐化陳守傷歎盡禮送終茶

毗收靈骨於院之後山建浮圖

前泉州招慶法因大師法嗣

泉州報恩院宗顯明慧大師初住興國有僧

問新豐一派興國分流祖嗣西來請師舉唱

師曰也在新豐得此子問曰恁麼即法雨霽

靈羣生有賴也師曰莫閑言語問昔日靈山

一會迦葉親聞未審今日誰是聞者師曰却

憶七葉巖中尊問昔日覺城東際象王迴旋

五衆咸臻今日太守臨筵如何提接師曰眨

上眉毛著曰恁麼即一機顯處萬緣喪盡師

曰何必繁辭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日裏看  
鴉毛師後住報恩有僧問學人都致一問請  
師道師曰不是創住這箇師僧也難容問離  
四句絕百非請師道師曰青紅華滿庭問不  
涉思量處從上宗乘請師直道師良久僧曰

恁麼即聽響之流徒勞側耳師曰早是粘膩

青四

十九

問不責上來聲前一句請師直道師曰汝自  
何來曰恁麼即得遇明師也師曰莫閑言語  
問如何是人王師曰奉對不敢造次曰如何  
是法王師曰莫孤負好曰未審人王與法王

對譚何事師曰非汝所聆

金陵龍光院澄悒禪師廣州人也姓陳氏幼  
出家於本州觀音院年滿納戒於韶州南華  
寺尋遊方抵于泉州參法因大師印悟心地  
後住舒州山谷寺有僧新到師問什麼處來

曰江南來師曰汝還禮渡江船子麼曰和尚  
爲什麼教禮渡江船子師曰是汝善知識又  
住齊安龍光前後三處聚徒說法終于龍光  
永興北院可休禪師第二世僧問如何是西來  
意師曰徧滿天下僧曰莫便是麼師曰是即  
牢收取問大作業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不

接曰爲什麼不接師曰幸是好人家男女

郴州太平院清海禪師僧問古人道不從請  
益得祖師爲什麼道誰得作佛師曰悟了方  
知問從上宗乘次第指授未審今日如何舉

唱師曰透出白雲深洞裏名花異草嶺頭生

問如何是句中人師曰好辨

連州慈雲普廣大師慧深僧問匿王請佛既  
奉法於當時我后延師蓋興宗於此日幸施  
方便無恡舉揚師曰不煩再問問如何是大

圓鏡師曰著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分明聽取

郢州興陽山道欽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如何是興

陽境師曰松竹乍栽山影綠水流穿過院庭

中問如何是佛師曰更是什麼

前婺州報恩寶資禪師法嗣

三十一

處州福林澄和尚僧問如何是伽藍師曰勿

幡幘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瞻禮即有分

問下堂一句請師不吝師曰閑吟唯憶龐居

士天上人間不可陪

前處州翠峯從欣禪師法嗣

處州報恩守真禪師僧問諸官已結人天會

報恩今日事如何師曰闍黎到諸方分明舉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閃爍鳥飛急奔騰

兔走頻

前襄州鷲嶺明遠禪師法嗣

襄州鷲嶺通和尚第二世住僧問世尊得道地神

報虛空神和尚得道未審什麼人報師曰謝

你報來

前杭州龍華寺志球禪師法嗣

杭州仁王院俊禪師僧問承古有言向上一

路千聖不傳如何是向上不傳底事師曰向

上問將來曰恁麼即上來不當去也師曰既

知如此蹋步上來作什麼

前漳州保福院可儔禪師法嗣

三十一

漳州隆壽無逸禪師初開堂陞座良久謂衆

曰諸上座若是上根之士早已掩耳中下之

流競頭側聽雖然如此猶是不得已而言諸

上座他時後日到處有人問著今日事且作

麼生舉似他若也舉得舌頭鼓舌頭論若也

舉不得如無三寸且作麼生舉僧問絕妙宗風請師垂示師良久僧曰恁麼即頓決疑情便契心源向上宗乘如何言論師曰待汝自悟始得

前潭州延壽寺慧輪禪師法嗣

廬山歸宗第十二世道詮禪師吉州安福人也姓劉氏生惡葷血鬻亂禮本州思和尚受業聞慧輪和尚化被長沙時馬氏僭竊與建康接壤師年二十五結友冒險遠來參尋後馬氏滅劉言有其地王逵復代劉言逵疑師江表謀者乃令捕執將沉于江師怡然無怖逵異之且詢輪和尚輪曰斯皆為法忘軀之人也聞老僧虛譽故來決擇耳逵悅而釋之仍加禮重師棲泊延壽經十稔輪和尚歸寂乃迴廬山開先駐錫乾德初於山東南牛首

峯下結茅為室開寶五年洪帥林仁肇請居筠陽九峯隆濟院闡揚宗旨本國賜大沙門號僧問承聞和尚親見延壽來是否師曰山前麥熟也未問九峯山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九峯山中佛法師曰山中石頭大底大小底小尋屬江南國絕僧徒例試經業師之徒眾並習禪觀乃述一偈聞于州牧曰

比擬忘言合太虛 免教和氣有親疎  
誰知道德全無用 今日為僧貴識書

時州牧閱之與僚佐議曰梅檀林中必無雜樹唯師一院特奏免試經太平興國九年南康知軍張南金先具疏白師然集道俗迎請坐歸宗道場僧問如何是歸宗境師曰千邪不如一直問如何是佛師曰待得雪消後自

然春到來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牀窄先  
卧粥稀後坐問古人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  
如何師曰來日路口有市師雍熙二年十一  
月二十八日中夜趺坐白衆而順寂壽五十  
六臘三十七茶毗舍利塔于牛首庵所師頗  
有歌頌流傳於世

潭州龍興裕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  
曰張三李四曰比來問自己爲什麼道張三  
李四師曰汝且莫草草問諸餘即不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曰家風即且置阿那箇是汝  
不問底諸餘

前韶州白雲祥和尚法嗣

韶州大歷和尚初參白雲白雲舉拳曰我近  
來不恁麼也師領旨禮拜自此入室住後僧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破草鞋問如何是無

十四

三

爲師乃擺手問施主供養將何報答師以手  
撚髭僧曰有髭即撚無髭如何師曰非公境  
界師在暗室坐有僧來不審師乃與一掌僧  
不測

連州寶華和尚師上堂示衆曰看天看地新  
羅國裏和南不審日消萬兩黃金雖然如是  
猶是少分又曰盡十方世界是箇木羅漢播  
竿頭上道將一句來又曰天上龍飛鳳走山  
間虎嘯猿啼拈却鼻孔道將一句來僧問如  
何是寶華境師曰前頭渌水後面青山僧曰  
不會師曰末後一句師問僧什麼處來曰大  
容來師曰大容近日作麼生曰近來合得一  
瓮醬師曰沙彌將一碗水來與這僧照影因  
有僧問大容云天賜六銖披掛後將何報答  
我皇恩大容云來披三事衲歸掛六銖衣師

聞之乃曰這老凍餼作恁麼語話大容聞令人傳語云何似奴緣不斷師曰比爲拋磚只圖引玉師見一僧從法堂下過師乃敲繩牀僧曰若是這箇不請拈出師喜下地問之並無說處師乃打師有時戴冠子謂衆曰若道是俗且身披袈裟若道是僧又頭戴冠子大衆無對

韶州月華和尚初謁白雲雲問曰業箇什麼師對曰念孔雀經白雲曰好箇人家男子隨鳥雀後師聞語驚異遂依附久之乃契旨尋住月華有僧問如何是月華家風師曰若問家風即答家風曰學人問家風師曰金銅羅漢師問僧什麼處來曰大容來師曰東路來西路來曰西路來師曰還見彌陀麼僧良久禮拜師曰禮拜月華作麼師入京上堂有一

官人出禮拜起低頭良久師曰擊電之機徒勞佇思有老宿入到法堂顧視東西曰好箇法堂且無主師在方丈聞之曰且坐老宿問曰玄中最的猶是龜毛兔角不向二諦中修如何密用師曰側曰恁麼則拗折拄杖割斷草鞋去也師曰細而詳之

南雄州地藏和尚上堂有僧問既是地藏地藏還來否師曰打開佛殿門裝香換水師與大容和尚在白雲開火路大容曰三道寶塔何似箇火路師曰甚麼處不是

英州樂淨合匡禪師開堂曰謂衆曰摩竭提國親行此令去却擔簦請截流相見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側耳無功問如何是樂淨家風師曰天地養人問如何是樂淨境師曰有功貪種竹無暇不栽松曰忽遇客來將何

供養師曰滿園秋果熟要者近前嘗問不坐  
菩提座直過那邊如何師曰放過問師唱誰  
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斬新世界特地乾坤  
問龍門有意透者如何師曰灘下接取曰學  
人不會師曰喚行頭來問但得本莫愁末如  
何是本師曰不要問人曰如何是末師乃豎  
指問如何是樂淨境師曰滿月團圓菩薩面  
庭前櫻樹夜叉頭有僧辭師問什麼處去曰  
大容去師曰大容若問樂淨近日有何言教  
汝作麼生祇對僧無語師代曰但道樂淨近  
日不肯大容因普請打籬次有僧問古人種  
種開方便門和尚爲什麼却攔截師曰牢下  
檟著

代相承事須有方便三十年後不得埋沒若  
是高賢上士不在其流後學初心示汝箇入  
路看取大衆頭上若也不會聽葛藤去也師  
良久又曰上至諸佛下至含識共箇真心且  
阿那箇是諸人心莫是情與無情共一體麼  
恁麼見解何似三家村裏既如是不得又作  
麼生會直下會得早是自相鈍置若據祖師  
門下豈立這箇塔梯上眉毛早是蹉過何  
況聲前薦得句後投機會中還有知音者麼  
去却擔簦請截流相見時有僧禮拜師曰俊  
哉龍象蹴蹋潤無邊三乘五性皆惺悟僧擬  
再伸問師曰去問古琴絕韻請師彈師曰伯  
牙雖妙手時人聽者稀曰恁麼即再遇子期  
也師曰笑發驚絃斷寧知調不同問昔日靈  
山一會梵王爲主末審白雲什麼人爲主師

曰有常侍在曰恁麼即法雨霽霓羣生有賴  
師曰汝莫這裏賣梳子

前朗州德山緣密大師法嗣

潭州鹿苑文襲禪師僧問遠投師請師接  
師曰五門巷裏無消息僧良久師曰會麼曰

不會師曰長樂坡頭信不通

澧州藥山可瓊禪師第九世住後住江陵延壽僧

問請師答話師曰好曰還當得也無師曰更

問僧問曰巨嶽不曾乏寸土師今苦口為何

人師曰延壽也要道過曰不申此問焉辨我

師師喝其僧禮拜師便打

前西川青城香林澄遠禪師法嗣

灌州羅漢和尚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井中紅燄日裏浮漚曰如何領會師曰遙指

扶桑曰那邊問如何是羅漢境師曰地連香

青四

王夫

積水門對聖峯山問既是羅漢為什麼却受人轉動師曰換却眼睛轉却觸體

前鄂州黃龍晦機禪師法嗣

洛京長水紫蓋善沼禪師僧問死中得活時

如何師 抱鎌刮骨薰天地炮烈棺中求託

生問纔生便死時如何師曰賴得覺疾

眉州黃龍繼達禪師僧問如何是納師曰釘

去線不迴曰如何是帔師曰橫鋪四世界豎

蓋一乾坤曰道滿到來時如何師曰要羹與

羹要飯與飯問黃龍出世金翅鳥滿空飛時

如何師曰問汝金翅疾還得飽也無青四

東樹和尚第二世住問僧發足什麼處曰闔中師

曰俊哉曰謝師指示師曰屈哉僧鋤地次見

師乃不審師曰見阿誰了便不審曰見師不

問訊禮式不全師曰却是孤負老僧其僧歸

王夫

堂舉似第一座第一座曰和尚近日可畏爲人切師聞之乃打第一座七棒第一座曰某甲恁麼道未有過打怎麼師曰枉喫如許多年鹽醋又打七棒

興元府玄都山澄和尚僧問喜得趨方丈家風事若何師曰薰風開曉露明月正當天曰如何拯濟師曰金雞樓上一下鼓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一切不如

嘉州黑水和尚初參黃龍問曰雪覆蘆華時如何黃龍曰猛烈師曰不猛烈黃龍又曰猛烈師又曰不猛烈黃龍便打師因而省覺自爾契緣化行黑水

鄂州黃龍智顛禪師第三世住僧問如何是黃龍家風師曰待賓釘僊果僧問如何是諸佛之本源師曰即此一問是何源曰恁麼即諸佛

無異路去也師曰延平劍已成龍去猶有刻舟求劍人

眉州昌福達和尚僧問學人來問師則對不問時師意如何師曰謝師兄指示問本來則不問如何是今日事師曰師兄這問大好曰學人不會時如何師曰謾得即得問國有寶刀誰人得見師曰師兄遠來不易曰此刀作何形狀師曰要也道不要也道曰請師道師曰難逢難遇問石牛水上卧時如何師曰異中異妄計不浮沉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翹天日落把土成金

前婺州明招德謙禪師法嗣

處州報恩契從禪師初開堂陞座欲坐乃曰烈士鋒前還有俊鷹俊鷄兒麼放一箇出來看所以道烈士鋒前少人陪雲雷擊鼓劍輪

開誰是大雄師子種滿身鋒刃但出來時有僧始出師曰看好精彩僧擬申問師曰什麼處去也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鋒銳難擊曰出窟後如何師曰藏身無路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命似懸絲曰向去事如何師

青四

元

曰拶師後住南明有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還奈何麼問十二時中如何即是師曰金剛頂上看曰恁麼即人天有賴師曰汝又誑誑人天作麼

婺州普照瑜和尚上堂未坐謂眾曰三十年後大有人向這裏七鋒結舌去在還會麼灼然若不是真師子兒爭識得上來機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眾獸徒然曰出窟後如何師曰狐絕萬里曰欲出不出時如何曰當衝者夜問向去事如何師曰決在臨鋒師

青四

元

乃頌曰

決在臨鋒處 天然師子機 頻呻出三界

非祖莫能知

婺州雙谿保初禪師示眾曰未透徹不須呈十方世界廓然明孤峯頂上通機照不用看他北斗星僧問九夏靈峯劔請師不露鋒師曰未拍金鎖前何不問僧曰千般徒設用難出髑髏前師曰背後礙殺人

處州涌泉究和尚師上堂良久曰還有虎狼禪客麼有則放出一箇來時有僧纔出師曰還知喪命處麼曰學人咨和尚師曰什麼處去也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抖哈地曰師子出窟後如何師曰蓋天蓋地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一切人辨不得問向去事如何師曰俊鷄亦迷蹤

衡州羅漢義和尚上堂衆集有僧纔出禮拜師曰不是好底僧曰龍泉寶劔請師揮師曰什麼處去也曰恁麼即龍谿南面盡鋒銛師曰收取問不落古今請師道師曰還怪得麼曰猶落古今師曰莫錯

前朗州大龍山智洪禪師法嗣

大龍山景如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喝僧曰尊意如何師曰會麼曰不會師又喝問太陽一顯人皆羨鼓聲纔罷意如何師曰季秋凝後好晴天

朗州大龍山楚勛禪師第四世住上堂良久曰大

衆只恁麼各自散去已是重宣此義了也久立又奚爲然久立有久立底道理知了經一小劫如一食頃不知道理便見茫然還知麼有知者出來大家相共商量時有僧出展坐

青四

手

具曰展即徧周沙界縮即絲髮不存展即是

不展即是師曰你從什麼處得來曰恁麼即展去也師曰勿交涉問如何是大龍境師曰諸方舉似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你爲什麼謾我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阿彌陀佛僧問善法堂中師子吼未審法嗣何人師曰猶自恁麼問

興元府普通院從善禪師僧問法輪再轉時如何師曰助上座喜曰合譚何事師曰異人掩耳曰便恁麼領會時如何師曰錯問佩劔叩松關時如何師曰莫亂作曰誰不知有師曰出

前襄州白馬行靄禪師法嗣

襄州白馬智倫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真金也須失色問如何是和尚出身處師曰牛

舐牆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已成八字

前安州白兆山第二世懷楚禪師法嗣

唐州保壽匡祐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近前來近前來僧近前師曰會麼曰不

會師曰石火電光已經塵劫僧問如何是爲

人底一句師曰開口入耳僧曰如何理會師

曰逢人告人

前襄州谷隱智靜禪師法嗣

谷隱知儼禪師登州人也受業於本州鵲山

得法於前谷隱智靜禪師繼踵住持玄侶臻

萃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白雲

南傘蓋北問如何是迦葉親聞底事師曰速

須作却問如何是諸佛照不著處師曰問這

山鬼窟作麼日照著後如何師曰咄精怪問

千山萬水如何登涉師曰舉步便千里萬里

曰不舉步時如何師曰亦千里萬里

襄州普寧院法顯禪師僧問曩劫共住爲什

麼不識親疎師曰誰曰更待某甲道師曰將

謂不領話問萬水千山如何登涉師曰青霄

無間路到者不迷機

前廬山歸宗第四世住弘章禪師法嗣

東京普淨院常覺禪師者陳留人也姓李氏

幼習儒學絕無干祿之意志樂山水頗以遊

覽爲務至廬山歸宗禪師會下聞法省悟遂

求出家未幾歸宗將順寂命師撫之曰汝於

法有緣他後濟衆人莫測其量也仍以披剃

事囑諸門人訖然後示滅師至唐乾化二年

落髮明年納戒於東林寺甘露壇尋遊五臺

山還上都於麗景門外獨居二載間有北隣

信士張生者請師供養張素探玄理因叩師

垂誨師乃隨宜開誘張生於言下發悟遂設榻留宿至深夜與妻竊窺之見師體徧一榻頭足俱出及令婢僕視之即如常張生倍加欽慕曰弟子夫婦垂老今願割宅之前堂以裨丈室師欣然受之至後唐天成三年遂成

青四

三

大院賜額曰普淨師以時機淺昧難任極旨苟啓之非器今彼招謗讟之咎我寧不務開法每月三八施俗僧道萬計師常謂諸徒曰但得慧門無壅則福何滯哉一日給事中陶穀入院致禮而問曰經云離一切相則名諸佛今目前諸相紛然如何離得師曰給事見箇什麼陶欣然仰重自是王公大人屢薦章服師號皆却而不受以開寶四年十二月二日示疾十一日告眾囑付訖右脇而化壽七十有六臘五十有六今法嗣繼世住持彌盛

前襄州石門山第三世慧徹禪師法嗣

石門山紹遠禪師第四世住僧問師唱誰家曲宗

風嗣阿誰師曰十方無異類揭覺鳳林前問

先師歸於鴈塔當仁一句請師垂示師曰脩

羅掌內擎日月夜叉足下蹋泥龍問金龍不

吐凡間霧請師舉唱鳳凰機師曰白眉不展

手長安路坦平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布袋

盛烏龜問如何是石門境師曰孤峯對鳳嶺

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巖中殘雪處處分輝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滴瀝非旨趣千山

不露身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白牛露地卧

清谿問生死之河如何過得師曰風吹荷葉

浮萍草問如何是三乘教外別傳一句師曰

羊頭車子入長安問生死浪前如何話道師

曰毛袋橫身絕飲啄青谿常卧太陽春問如

何是道師曰山深水冷曰如何是道中人師  
曰金槌擊金鼓問天陰日不出光輝何處去  
師曰鐵蛇橫大路通身黑似煙

鄂州靈竹守珍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錫帶胡中土瓶添漢地泉問迷悟不入諸  
境時如何師曰境從何來曰恁麼即入諸境  
去也師曰龍頭蛇尾漢

前洪州同安志和尚法嗣

朗州梁山緣觀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資楊水急魚行澁白鹿松高鳥泊難問

大衆雲集白鹿一句請師闡揚師曰近日居  
何國土又曰梁山高掛秦時鏡光壽門風不  
假燈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龍生  
龍子鳳生鳳兒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葱嶺  
不傳唐土信胡人謾說太平歌問如何是從

上傳來底事師曰渡水胡僧無膝袴背駝梵  
夾不持經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南華裏曰  
爲什麼在南華裏師曰爲汝問正法眼問如  
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密有端長老訪師晤坐  
譚話時有僧問二尊不並化爲什麼兩人居  
方丈師曰一亦非師有頌曰

梁山一曲歌 格外人難和 十載訪知音  
未嘗逢一箇

又頌曰

紅燄藏吾身 何須塔廟新 有人相肯重

灰裏邈全真

音四

字四

前襄州廣德第二世延和尚法嗣

襄州廣德周禪師僧問見話不學時如何師  
曰徧界沒聾人誰是知音者曰如何是知音  
者師曰斷絃續不得歷劫響泠泠僧問承教

